

人民醫生

醫學知識叢書

裘景舟編著

血

崩

10



人 民 的 醫 生

留學知識叢書之十

血

崩

醫藥世界出版發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人民的醫生
醫學知識叢書之十

血崩

本書每本售人民幣三千元

編著者 裘 景 舟

發行者 醫藥世界出版社

地址：上海（23）愚園路67弄六號

電話：三三三六五

地址：柳林路一一二號

大眾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電話：八〇三五八

經售處 各地新華書店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編者的話

我們常常懷着一種心願，要以一個醫學工作者的身份為廣大人民服務。可是，說來慚愧，在過去限於時間和生活環境的關係，只不過做了一點點工作而已。自從解放以來，由於人民政府領導路線的正確，大家都覺醒過來，想法子去做些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如今我們多年的心願可以實現了。因此，我們想到，如果配合時代的需要編著一部通俗的醫學知識叢書，使一般的大眾讀了知道怎樣去認識疾病、預防疾病和消滅疾病而求得健康的保障，那就是真正為大眾服務了。於是我們立刻鼓着勇氣，盡我們的能力寫我們所要獻給工農大眾和人民大眾的通俗醫學書。但為着要充實這種叢書的內容起見，就約請了各位同道撰述各種醫學文稿，來編成「人民的醫生」醫學知識叢書。這就是編輯這部叢書的動機。

本叢書是用通俗語體並用深入淺出的筆調寫成的，因為只有這種寫法，方才可以使知識水準高些的人讀了也不會嫌它淺陋，而水準低的人們讀了，也容易接受書中的道理。

本叢書的目的是：灌輸醫學衛生常識。說明預防疾病的要點並傳授簡易的治療護理方法。

對於預防，治療和護理方面，我們除了寫述一般醫藥方面應該知道的知識外，我們還要實事求是的，從省錢省事精簡方面着想，我們要盡可能的介紹不銀耗費金錢亦能辦到的預防，治療和護理方法。使一般勞苦大眾獲了亦能得到許多幫助。這纔才是我們真正爲人民大眾服務的目的。此外對於民間所用的不合理的土方止法，我們也要隨時加以矯正的。

我們應當感謝各位同道，各位專家們，他們不惜犧牲許多寶貴的時間，盡量地把他們平時所研究得來的學識經驗寫出來，來幫助我們完成上述的使命。

今日的醫學，是隨着歷史齒輪進展的方向前進着。所謂「日新月异」的形容詞，的確可以描寫現代醫學進步的狀況。不但古代的醫學是不適用了，就是十年五年以前的醫學，也要變成陳舊了。我們今日的中國人民，當然是要跟隨着時代前進的。不過，在鄉村裏還有許多舊醫，是抱殘守缺地在啃着老骨頭。他們對於醫學方面的基本學理例如解剖，生理，病理，以及化驗和診斷等等是不完全理解的。他們還是把幾千百年來所遺傳下來的不合科學的舊醫學去醫治病人。至於農村裏的廣大民眾呢，他們對於醫學教育不但毫無所知而且真正研究醫學的人才也是稀少得可憐。老實說，在那廣大的農村中，甚至連普通的醫務工作者都如鳳毛麟角。有的地方可以說在幾十里路內都找不到一個科學的醫務工作者。因此那些鄉村裏的醫務工作，還是要那批

根據着風寒暑濕陳舊理論的舊醫和民間療法去聊勝於無的支撐着。同時，這批相傳已經數千百年的舊醫數量又是不少。我們爲着要配合實際情況的需要起見，當然是不能把這批舊醫揚棄，而相反地正要儘量的去把他們爭取過來。至於爭取的方法，當然是以改造方法着手。而政府對於這一方面自有一定的步驟。不過利用通俗醫學的書籍去使他們瞭解，這却是在改造過程中非常需要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科學醫務人員，既然是不够分配而且又是來不及造就，爲了要兼顧到這一方面起見，所以本叢書裏面就略略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在可能的範圍內加入些病理，病原，診斷，鑑別診斷，化驗等理論，用淺近的筆調去把它描寫出來。同時對於醫學上應該知道的那些預防，治療，護理的方法，也詳細地加以說明。我很希望一般前進的中醫們，都能够自動地來吸收新的，進步的科學知識，使他們能够用科學的方法和我們聯合一起來爲廣大的人民服務。

講的話太多了，也太囉嗦了！但是心是誠懇的：希望讀者們能够歡迎我們這點熱誠。

主編人 吳曼青

目 錄

一 一個危險的急症——血崩.....	一
二 手術後，秘密的拆穿.....	三
三 土婆婆，真是害人不淺.....	三
四 業務學習會專題演講.....	五
五 校讀後記，我怎樣寫血崩的.....	四四
六 讀後跋.....	四九

一 一個危險的急症——血崩。

星期日上午十一點鐘。

草場上的急症鐘突然噹噹噹響起來。在一陣接連不斷的緊急鐘聲之後，歇了一會，又是噹！噹！噹！敲了三下。

這鐘號是報告有急診的病人進院。照規定：敲一下是外科，二下是內科，三下是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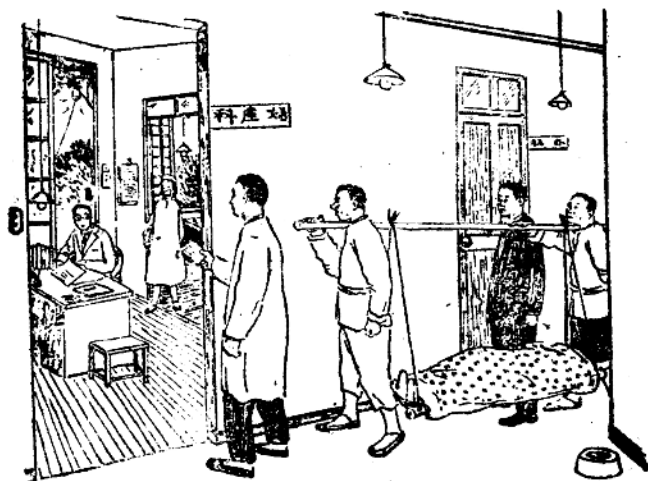
婦產科的病人，總是女的，那還用說？可是醫生道裏，却有男的。就像金醫師吧，他自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專做婦產科的工作，已有十五年之久了。據他的經驗：現在婦女界風氣日開，對於健康的認識已普遍提高，一個男性的婦產科醫生，也已不比得從前，已能在都市裏很好地展開他的工作，將來下鄉也可能順利地進行。這一天，輪到金醫師值日。他正獨個人兒坐在門診室裏，翻閱書籍，搜集材料

，準備在下星期六的業務學習會上，提供大家討論的。自從解放以來，爲了提高醫務工作者的政治水平，搞通思想，樹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羣衆觀點，醫院裏天天有兩個鐘頭的政治學習。另一方面，爲了不荒廢醫務工作者的本身學術起見，又規定每星期六晚上，有一次業務學習，並由各科個別舉行。關於婦產科的業務學習是公推金醫師主持的。

在急症鐘敲過還不到三分鐘工夫，掛號室的工友同志，走進門來，把他手裏拿着的一份病歷紙送到金醫師面前，就退出去。同時值班的護士小姐，也趕到門診室來了。

接着是一陣腳步聲，呼呖聲。病人來了。兩個赤腳朋友，扛着一張臨時做病人担架的竹榻，一條棉被蓋得病人沒頭沒腦地不透風（見圖一）。後面有一個年輕的男子跟着。穿的嗶嘰西裝，胸前扣一塊三角形證章，像是一個學校教職員的樣子，後來也證明這推測是對的。

當時金醫師一瞥之後，就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病人身上。竹榻被安放在門診室



(圖一) 兩個赤腳朋友扛着個急症病人，後面跟着--個年輕男子，由掛號室的工友領着到婦產科的門診室裏來了。

中央。其餘的人，一概請他們到室外去坐候着。

十月裏的天氣，在江南還並不寒冷。護士把棉被揭開，病人的身體，就整個兒顯露出來。

她仰面躺着，臉龐兒瘦瘦的，燙捲了的頭髮，亂蓬蓬一堆，臉色白裏泛黃，嘴唇乾燥，一絲兒血氣都沒有，胸脯是平勻地起伏着。她睜眼看看，便又倦怠地閉上了，精神很萎靡。特別是從她的身上，發出一陣血腥的氣息。不用說病人的姓名、年齡、

籍貫和職業等等，早已在病人掛號的時候，寫明在她的病歷紙上。原來她是一個已婚的二十二歲的知識婦女，現在某企業公司裏服務。

診察開始，照例由護士作初步的三項檢查報告：

「體溫：攝氏三十九度。」

「呼吸：稍嫌短促，每分鐘二十六次。」

「脈搏：細弱而急速，每分鐘九十六次。」

金醫師聽過報告，明白這病人的體溫已經超過了平常體溫兩度以上，同時，她的脈搏又如此迅速而且無力；這不單只是心力相當衰弱而且也已經有發熱的現象了。

因此他離開坐椅，想進一步地去瞭解病者的情況。可是，在走到病人身邊的時候，覺得那種血腥的氣息，更加濃重起來。再一聯繫到病人的貧血面容，聯繫到事實上婦產科的急症多半是「血崩」的經驗，他便胸有成竹似的，對她進行着如下的談話：

「下部出血嗎？」

「是的。」

「血量多不多？」

「很多，簡直像奔出來似的。」

「現在怎樣了？」

「已經停止了；可是不能動，一動就頭暈、耳鳴、胸中作嘔。」

「什麼時候開始出血的？」

「今天早晨六點鐘光景。」

「請你把出血的情形，扼要地告訴我！」

「早晨我起來小便，發現在揩濕的毛紙上，沾染了一些血液……」

「且慢！在這以前，有沒有腰部發痠，下腹作痛？」

「是的，早一天以前就有。而且在小腹部裏邊，像是你們所說的「子宮」那個

地方，有一種下墜的感覺。」

「好吧，那就請你再說下去！」

「當時我正想站起，可是一陣猛烈的腹痛，突然感到下部熱烘烘的流出很多鮮血來。隔了一些辰光，還是不斷地流下。我心裏發慌，頭暈眼花，額角出汗，想吐又吐不出來。渾身無力，兩足發軟，覺着支持不住，趕忙掙扎起來，躺到床上。眼前一黑，人就昏厥過去。待後蘇醒轉來，一條褲子，浸透了血水，還有許多血塊。我也不知道出了多少？據我的先生說：大約有小半個便桶。」

「過後怎樣呢？」

「過後我覺得腹痛緩和，血也停止不流，我就到醫院裏來了。」

「除了血塊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東西掉下來嗎？」

「不曉得。」

「你的先生給你仔細看過嗎？」

「他也沒有仔細看過。」

「你的月經來過了多久？」

「已經有二箇半月不來了。」

「有沒有惡心、嘔吐，或是口味比平常不同？」

「早先是這樣的。惡心想吐，飲食無味，吃了東西，心窩裏就不大舒服。」

「平時你的月經正常嗎？」

「按月來的。」

「每次要經過幾天才乾淨？」

「三天到四天。」

「血量多嗎？」

「起初的兩天裏較多，以後就慢慢減少。有時乾淨了一天，再來一點纔完全沒

有。」

「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換上幾次毛紙呢？」

「兩次就夠了。」

「來的時候，還有什麼不舒服嗎？譬如說：腰酸呀！腹痛呀！全身倦怠呀！這

些我們都叫它是「痛經」現象。」

「像平常一樣，我沒有這種現象。」

「你的第一次月經在幾歲？」

「十五歲的六月裏。」

「幾歲結婚的？」

「十九歲那年的秋天。」

「那麼你今年二十二歲，結婚有三年了，生過孩子嗎？」

「已經有兩個孩子。」

「唔！兩個孩子！現在都好嗎？」

「都好。」

「最大的幾歲？」

「結婚後第二年就生的，虛年齡三歲。」

「第二個孩子呢？」

「一週歲多些，剛剛斷乳。」

「哎！太密了！不是現在又有害喜的樣子嗎？」

「是的，醫生！」

「以前兩胎做產的時候，都很順利嗎？」

「都很順利。」

「請誰來接生的？」

「鄉下的土婆婆。」

「不想請助產士嗎？」

「因為兩次做產，都住在鄉下，請不到助產士。」

「在今天出血以前，有沒有勞動過度？或是跌倒或衝撞過腹部？」

「跌倒過一次。」

「在什麼時候？」

「前天晚上。」

「當時人覺得怎樣？」

「沒有一點兒兩樣。」

「最近有沒有發過寒熱？」

「沒有。」

「那麼，你今天發病以前，人是完全好好兒的？」

「是的，醫生！」

「好！現在請不要說話！讓我把你的身體詳細檢查一下！」

到這裏，他們的談話暫時告一段落。病人神智清楚，講話的聲音也並不十分低沉。似乎在崩血的浪頭平靜以後。她的體力已多少恢復了一點過來。

金醫師吩咐護士，把病人的褲子褪了下去。檢視外陰和大腿兩側，都粘有暗紅的凝血，而且一條一條的，從大腿到小腿，可以想見出血之多。撥動陰唇，就有少量穢黑的血液，從陰道裏流出。其次，檢查過心肺，都很正常。腹部也柔軟而無何種腫瘤存在。脈搏比較得細弱。血壓是最高九十二，最低五十六。其他身體各部，